

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列傳三

吳觀華先生傳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後也父給諫震華公母孺人曹氏嘉靖乙丑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生年甫十一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孺人歿先生年三十
五曰吾終日咕嚕冀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聞人子以不辱身爲孝乃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友會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爲朔會折衷於景逸高先生五經不可不講約爲經會參酌於明經諸友凡相約爲會者又不但以講而以心啟新錢師迺追欲以易授謂先生曰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癸丑冬設臬比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一

吾輩入東林決不可資人之勢先生蓋將人隱微俗腸抉出令轉向高明路頭耳師卒講喜甚曰吾道行於錫矣迨東林大會高先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真每赴毘陵經正堂會錢師獨以先生名點示眾友曰此真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一師曰觀華出司教尙有人先生曰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鵝湖諄諄以當今此學孤立責大事難相勉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迺就錢師於龜山以易正焉草像象述避作不敢居錢師歿先生偕余與恕行儲先生會龜山三年廬冢之思也嗣後歲會毘陵以繼其志謂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己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曰居家而理止是性情誦攝就詩禮可味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囑先生主盟



向奉教高先生者咸皈依先生高先生曰觀華善用易易道其復興乎乙丑毀書院人諱講學是時堅志者數人僻遠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曰坐談莫畏西風急立酒斟時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存雷平會蓬萊會華藏會荆溪會於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醒焉當黑夜時種得星星火以待日坎而離也其先生之繼明乎憶余初交時覺先生臨下太嚴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返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曰需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懽有事喜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之人蓋久而徵矣親者如其親故者如其故笑語歡狎人自意適焉道雖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謂講習不可久輟春和則會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二

爽則會歲暮爲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樂諒無與時禁也茹淡衣素非爲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徇情無藝之征必如其令暮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頤神凝氣爽格清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監起如緊握然有事應酬專一無二必期了結纔了便休講論必覈又每大段發出不瑣屑聽人講忻忻如也竟其說不漏一語亦不從中斷絕橫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急曰且從容其自認了悟者不爲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趣則任其去聞一友根器善致致之徐爲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卽忘年下之以致誘掖有縉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爲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爲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

義所在也先生曰中節者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故審視於容
色言動處已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卽其可見而其不可見者
躍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懼行己不可對先生尤懼
獨知萌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厭所欲而
去此先生風雷物物震動而巽入之也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
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勤敏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
尊師取友嚴憚切磋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
兩者交資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裾豁然如大寐
得醒向來諸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先生曰一念不起鬼神
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東林學脈言體必於用離體無用離用
亦無體言悟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
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三

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爲實見得也丙寅高先生歿乃叙明興
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爲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眞儒一脈戊
辰著一班錄至如禪門直指修真要訣則就心與氣之同而揭其
端頭之異未見道卽是博雜既見道無非窮理也其謂高先生之
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
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
乾以居之冒天下之道學者最苦物欲之累動卽撲滅之終未得
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爲胸中尙畱得些子根枝看來只是心
君不出頭之故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故夫乾其靜
也專專之爲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
夫一非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卽是主不着相主卽是一敬成
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愛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或

謂可鍼而愈或謂某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微笑而不答病少間輒看書尋復會友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己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乙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生死關頭抑且透過二氏一大事爲了生死吾儒一大事爲了性命生死是一己生死性命是天地民物公共性命崇禎二年己巳允復書院先生卽自經營先構麗澤堂不日成之與經畚忠餘兩鄒先生倡和其中諸友輳集喜觀舊時威儀先生曰冷淡莫如今日卽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真切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詔修熹廟實錄入先生工園傳先生嘗謂余曰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卻未知易學今有以易來者雖病卧床褥猶當強語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四

泰之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真消息而學易金鍼則引向入門而挈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卽窮文序先困後井孔序先井後困反覆原只一事辛未春先生退處僻巷懸雌雄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歿身相遇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東林先生竟於是日長逝余謂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登而陟之一步超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矣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卽上卽下卽內卽外遞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

墓誌銘

鄒期楨

觀華先生萬厯間以明經高等薦蓋古徵君流也稱素衣何居先生志也先生早歲廩於庠膺薦時譏艾耳人謂先生厚儲遠發一

第不難而先生不屑也卽不然而以明經起家當新朝破格用人之際大用不難而先生亦不屑也抱牀頭易退而從東林諸先生游被褐以老每自署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爲素衣先生云先生氣格魁梧神采奕奕其尊人給諫公奇之期以遠大當其業舉子時便已手書周易朝夕玩味若有夙契者然會甲辰歲涇陽景逸諸先生興復龜山書院會四方名公講學先生欣然偕季君揚華往焉有所得歸而書之咀嚙不倦壬子猶以賓興第一游京兆不售遂謝舉業先是庚戌謀之兩兄紹華見華二公及季君爲五經會召一邑耑門名家共相參訂每會奉

先師像於堂集一門子姓尊卑長幼數十人輪講五經闡發聖賢教人之旨言言約到身心以追琢太上不朽第一義辰集酉散菜羹蔬食敝衣芒屨綽有雅趣而子弟斌斌稟業肅如雍如尋常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五

賓燕客之所儼然杏壇一會矣三年經會竣復徬義門鄭氏家會以淑子弟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更覺斐然乙卯需次貢邑令登其堂見門閤如故異之北上時景逸先生微笑曰吾以例不能無行聊結諸生之局此行也涉長江遡黃河望秦嶽一瞻天子宮闕卽當返初服不能以東林風月獨讓先生也試畢造歸等東林舊業時啟新先生有經正堂會啟新先生者先生寫人給諫震華公之年友也遂於易先生往會聞其易而旨之歸而謀於景逸先生曰安可當吾世而不令錢先生之道行於吾邑耶於是迎至東林授易以兩月卒業適當日至啟新先生闡閉關之義學者無不醉心而先生尤有妙契遂偕荆溪儲君恕行同邑華君始德請於先生納拜受易下帷山房日夜探索幾忘寢食每玩一卦卽進

而請託敢新先生點化既有妙手而先生以過人之解發憤求之遂能直抉義文周孔之精蘊而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歸啟新先生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嗣後東林有會則迎啟新先生於上座經正堂有會則偕一二同志往寒暑晦明無輟蓋神魂寢處樂在其中矣啟新先生歿每歲九月偕同志往龜山論學或至經正堂靜坐以志築室三年之意會辛酉冬景逸先生出山則以東林無主者造先生再拜囑以主盟先生曰諸往者先生見贈二語今借以贈先生可矣先生出可令唐虞再見而鄙人亦何敢虛春風沂水之樂耶當是時羣賢蔚起朝野蒸蒸先生代景逸先生司其壇坫而景逸在都中以政暇講學於首善書院三千里外遙相應和一時大儒如少墟馮先生南皋鄒先生輩聞東林有先生羣然向往脈脈神交已而景逸先生請告歸見講堂四座春風喜吾道有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六

人適先生六秩贈以詩曰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景逸先生亦謂偕先生以東林老矣不謂景逸先生再起家少司寇晉總憲而逆璫難作矯旨拆毀海內書院而尤注毒於東林承風者奉命恐後寸椽片瓦靡有孑遺獨道南祠格於邑志所載無可誰何先生不勝扼腕無何景逸先生亦不免先生哭之慟捐白鏹以佐官旗需索之費稍定乃謀之同志講學乃諸先生一段淑世苦心不虞羣小見忌如此然平陂往復天道之常不久當復興吾輩今日但肩後死之責爲吾分所能爲以待時可耳於是手纂眞儒一脈冠國朝從祀四先生於首而以涇陽啟新景逸三先生繼之敘述道脈淵源間步至東林憑弔荒墟集同志於道南祠班荆論學相唁也已而相慰未幾逆璫敗聖天子照見景逸先生沈寃卹典屢下賜諡忠憲且以劉侍御言有表章書院之旨先生喜不

能寐亟請於當道議復然景逸先生後人摧殘之餘力不能辦先生曰曩者高先生見托雖力綿不敢任業許之況今日晦而復明忠憲之靈在上其敢忘諸於是同志安无咎氏小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先生則獨力建麗澤堂三楹以會友構小齋三間以栖息迺垣數十丈以防斧斤牛羊之入而依庸堂則俟之當仁而大有力者而書院復新富東林之毀也爲丙寅五月適與京師駙馬街天變會而重建落成之日爲己巳十一月又適值京師彪虎復罪之日先生所論平陂往復灼灼不爽自是學者翩然來集先生乃以往年所受錢先生易蘊耳提面命開闢起鑰如醍醐灌頂聞者虛往實歸而於來學不便饗殮者皆於先生乎館信信宿宿友至如歸不減東林盛時光景凡歷兩寒暑上下經十翼俱徧先生之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七

小貴賤剛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八卦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察流條理脈絡一一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脈如程子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根月窟張子一神兩化子錢子卦者挂出一太極挂出一箇天地儀象於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又謂乾坤成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止也離坤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巽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此皆先生獨得之秘論學則曰敬字甚不易識故先儒言主一又言無適無適之義非精心體認不得能真誠敬然後能真無事不言敬而言無事妄也故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識仁則識敬矣曰覺一也從仁義禮智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喫飯運水搬柴此有生後之覺但形靈耳至於甘食悅色正迷而被此覺者曰唯聖人心卽理理卽心故與天爲一學者終日察識終日體驗終日保任何有已時講說云乎哉曰胸中絲毫有所爲必不足與議道曰怒最難克惟有一段生意流行則怒不期消而自消矣曰欲念難清欲而依附於理者尤難清語皆入微其論講學謂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幾於朝陽之鳴矣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貧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又謂道學一脈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門於權佞先閉威福門於一世先閉賄賂門皆人所大不便則學人之不合時宜何怪其辨王學謂致良知自是千古獨解當時所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臺誌銘

八

詮極完全無弊後人只識知字丟卻致字與本旨毫釐千里其辨禪學曰不煩深辨只一言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命論治曰治世無奇法只要邪正分明未有人心不正而能開太平者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世道大壞其流毒皆坐利之一字以此卜今日世趨豈不可畏劉念臺先生起家大京兆有防功利一疏謂中興第一疏可也皆是救世名言先生幼有至性方七齡給諫公筮仕河南彰德司理臨行繞膝哭者竟日十一齡給諫公見背哀毀若成人奉母曹孺人愉愉色養事二兄如父事無大小稟而行待季弟曲盡友于之誼遭喪從兩兄後所行一依文公禮徃其制爲喪輦上下山陂靈輻無少軒輊癸巳遭回祿僅存廳事數椽客往唁之見其手一編不輟好行仁義每切己溺己飢之思而於親戚故舊注情尤篤或閔其發或恤其貧終身不厭聞人急難密爲解紛不令知

且助以金錢有聞先生訃而泣下沾襟者此非聲音笑貌可爲也其訓子姓多格言莊語庚午秋一家兩得雋以其步武履午喜甚然不效世俗燕飲之樂第集子姓百餘人如向年家會然徵一二執友談說詩書及忠孝大義將別先生爲申言曰今日之會所祝者惟是不隨末俗矯矯自立夫要有三字曰讓曰忍曰厚而又曰居家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卽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墮聞者皆爲感動晚年充養益粹粹益可挹音咳和平於來學不問賢愚傾心開導學者有一言可採必筆而書之居平自奉甚菲所食蔬一盂所衣布一縷充然有餘一二蒼頭睢睢于子了無俗態於宅旁覓小構獨居其中疎竹數竿蕭蕭有致自謂樂無踰此余嘗贈以八言先生和云家人問我樂何事踏遍空庭無處尋此其會心何如哉平日深居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九

簡出卽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于旒在浚有踰垣閉門之風友至則啟扉酬答茗椀鑪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扃關靜坐終年不惹一事獨於逆璫變起齟齬擊謂刑餘何足責獨恨鬚眉化爲陰耳郡侯曾公力衛忠憲與緹騎抗先生不勝感激於其入覲爲詩四章攀轅而送之今上龍飛筮而得豐謂聖天子當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麟鳳滿朝乃舉手加額因復東林以爲鼓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衡泌歌咏太平矣其畱心世道如此己已有建言郡邑當徵一二耆宿朔望講學黌宮報可適玉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謂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乎特借重賓筵先生強起應之適會纂修熹廟實錄詔下郡邑采取時學博冠龍黃君吾弟公寅秉筆稔知先生隱德入邱園傳以待新朝幣聘隱然爲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尙論國朝儒宗於布衣

中自從祀胡敬公外至吳聘君曰此翁真以聖賢自期待古今罕見又嘗言每見陳剩夫周小泉王心齋三布衣發志處令人心神躍躍此其所契遠矣何必服冕乘軒以爲榮哉稱曰素衣先生即以千秋可也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砥礪在會友其實踐在體認入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涵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識趣高明壯歲卽能擺脫功名二字歸併一路而適遇錢高兩大儒交爲夾輔故其一往深詣遂能登峯造極如此先生世受尙書而旁通諸經至於易則性命以之嘗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易之妙全在能玩愈玩愈無窮易方到得身上不徒口耳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鉞易說譚易隨問其大旨得之啟新先生而復引伸觸類闡其未悉之與他著述不下百種如眞儒一脈一斑錄書經說曲禮註釋春秋大全纂四書講義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存笥草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十

名家二妙集不可殫述其餘天文地理醫卜星厯之類無所不通貫而非其好也先生疾在肝肺二家一日讀程子未有好學致病之語稍加頤養病良已丙寅慟高先生復作旋發旋愈講易不輟平生所見書無不讀讀無不纂纂無不手錄近年再書周易全文妙楷精工錦帙牙籤極其珍重蓋性所嗜也今年秋季喜景逸先生朱子要書散而復合手不能釋猶恐學者不知摘者之旨取朱子全書按次對記命諸子曰先生此書各宜寫一部細玩方知人要如此做功未及半覺體中作惡然猶矻矻不休眞有不知老之將至者焉一日屈指謂諸子曰吾病至仲冬朔恐有別症易簣前一日午刻忽呼熱水濯足晚命易一新單盥漱至再就寢半夜作喘起坐呼蒼頭問曙星在何處蒼頭以復曰四更矣諸子環侍先生端坐如故少頃儵然而逝果以仲冬朔日此其去來抑何了了

殆庶幾通晝夜而知者乎至此而先生渾身皆易矣如先生者方
謂之真學謂之真儒忠憲歿先生肩後死之責先生歿誰其肩後
死之責哉余蓋誌先生而不能無感也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墓誌銘

萬厯甲辰間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毘陵錢啟新先生復說易東林直提人象曠若發蒙一時有志之士蒸蒸興起而卒成爲真儒者惟覲華吳先生從叔認菴先生兩先生並受易啟新師覲華力大而識敏開拓心胸勇進勤徙學未易殫究先生體約而思精深心密詣切入性體其於易殆飲食衣被其中終身焉勿斃也蓋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菴翁母呂孺人篤孺子慕弗忍暫違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城館赴覲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說易每令人頤解高先生亟語曰所重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燕超所伯兄自謁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習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論摩切身心季弟汝立深信不疑卽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七

望會高先生特畱靜坐徹夜旦凝神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茫無以應益聳然內省得靜坐說敬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常常常默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着不得是戒懼功夫雖熟處難忘而好惡炯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偕靜座高先生事來卽應事不凝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要約只是此性一性瑩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壬戌家季旣第歸泊然榮進銳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實介紹焉癸亥館陸明遠家高先生時相約過從微叩心得先生曰雜念不能無只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二月赴覲華家會高先生在坐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滿前本則洗心藏密頂門下鍼不啻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脫然委化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口勤教言拳拳弗失而已壬申冬覲華復

逝去先生與覲華志一道同歲數會會必畱相切磋覲華又善用
易懲窒遷改師型友澤肺腑相輸委至是益不勝德孤之感癸酉
館族弟家始祖專祠之議倡自先生家季殫心營成之祠成而肅
雍之道興焉嗣是家居者累年口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
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凜凜藏身之喻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
恆半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商上下經易義國變後世滿置
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己靜集和風拂坐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
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逮深造自得微
顯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危
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落地分定略不由人添減惟旦
晝勿恃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悅爾故壘恥錚
鑿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氤氳滿懷病甚羸骨支牀愬愬勿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三

敢委墮瞑然後已父母喪困瘁幾不勝卒賴學力堅凝黽勉詳慎
無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慙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春
仲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疇昔諸君子並俎豆一堂嗚
呼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覲
華寤寐心師形神在友占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昭
合不爽也憶甲子冬忠憲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都人士有識先
生者否曰未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遯矣忠憲微笑曰
弟違世非遯也相視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
軌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凝神不分家季整齊嚴肅澹若無思
爲者而胸次淨徹天宇如洗先生恆望而喻焉蓋一之至矣家季
之得統於忠憲也唯先生實啟之豈偶然之故歟

春日同志會集偶談及安貧樂道之可貴者愚曰道未易言也若貧而樂則華訥庵有焉爾騰龔君聞之欣欣向慕願得華先生之樂也囑愚請其說訥庵至則舉斯語爲爾騰請訥庵笑曰夫安貧者有道可樂也吾不知道惡能樂則貧又惡能安張子有云其實只是討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愚曰吾見貧者眾矣惟先生之貌愉愉然鼻端栩栩然無時不自足者豈無道而能處之若是先生曰吾不知所以處貧也而知以貧處身愚曰處身何如先生曰貧無食矣處之使有食吾惡乎能以無食處吾身而藜藿等於膏粱矣貧無衣矣處之使有衣吾惡乎能以無衣處吾身而韋帶等於輕煖矣故凡吾之所需求增之不能則以自減補之既減之不足則以自勤補之是以歲不入者屢矣計吾食未能半給也吾朝得粥一溢焉午得粥一溢焉則得之於減也粥又不可繼吾場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華傳

十四

瓠巢粟可摘庭之蔬生生可採耘之植之未嘗一日輟吾鋤者則得之於勤也愚曰減之善矣如苦而不甘何勤之善矣如勞而不逸何處貧之難正惟是勞與苦情有不可堪則何以處之先生曰吾以義處之藜藿何味曰吾義也咀之有餘味荷鋤何趣曰吾義也操之有餘趣故凡一切世味中所必不可已與必不可堪者吾以義視之而不可已者不覺自己不可堪者不覺能堪是以人於貧或超而出之吾於貧常穴而入之也尙得爲善貧乎哉桂森曰噫唏至哉言也先生自謂以貧處身實以貧處心也心得其處矣則境遇之順逆難易若浮雲之變遷而太虛常定夫安得而不樂是故人皆求出於貧之外先生能入於貧之中求出於貧者日勞而日拙能入於貧者日逸而日休是道也無入不自得之道也無入不自得道有妙於此者乎請以是爲爾騰復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部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狗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逐敢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謂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永鑒且貴妃一時之狐媚雖能惑主而陛下他年色愛旣弛必興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于傳

五

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畱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厯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宮產子必宮闈中有鐘鼓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螽斯之慶可望陛下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旣疑羣臣諂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啟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

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禍始錫爵之兩諭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遂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工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于傳

七

丁元薦字長孺長興人父應詔江西僉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士請告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爲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飢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斂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妬嫉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躁論調閱十有二年起廣東按察司經歷移禮部主事甫抵官值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邪黨反爲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羣小橫甚畏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郡小藉以攻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杌隉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丁傳

七

盡發諸人隱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晰竟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廷臣交訟其寃起刑部檢校歷尙寶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躓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遽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謀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甫踰冠洗滌磨礪檢束精嚴于世俗脂韋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厯庚子登賢書壯遊東林奉教於錢啟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寢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濂洛關閩之書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認于身心天啟壬戌振鐸于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教各讓不取先生卽其地築堂三楹顏曰興讓率諸生有志行者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真切懇到而尤以正人心辨是非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備從善去惡返正易邪之念決矣甫蒞任卽請祀劉駕部靜之先生于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傳

六

學宮五選賓筵惟劉學博春宇翁一人餘不濫舉也先生嘗謂弟允誼曰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成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之爲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誠知先生所圖維者皆千秋事也年至中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余公諱玉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冶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羣書十齡應童子試遂以答策該雅見重於有司業詩經能通大義於匡鄭之外以自名家尤畱心世務年未三十應貢入長安足跡所歷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間贈公石工翁訃慟絕而蘇馳騎就道寢苦啜粥深以不及舍穉爲終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主事差權臨清關稅公處脂弗潤惠商束胥僅求及額秩滿旋里囊無豐貲守先人田廬曾無少益秉清慎以訓諸子耽寂味淡者數年強起歷刑部卽時璫焰方張刑獄多盜公引法不曲平反必寬保全善類咸有徐杜之目焉尋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諏採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驛漕艘爲甚乃竭慮講求祈爲晝一令甲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余傳

九

出大族無梗至今便之未幾會璫有廢書院之議且所在議祠璫公當改暇嘗與儒生講學鷺洲念先儒舊跡不忍毀廢力圖存之吉人攝其嚴正遂無敢以祠璫請者及璫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祿之羞履讒人高張之日而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爲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逞嶺北撫按請以公畱參藩之任時小民承晏旣久聞風股栗又兵弛將懦皆目未按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爲慮議將主撫公曰如彼綠林小醜不能滅此朝食異日大敵在前何以禦之獨毅然主勦單車就道訓兵揀將清野足糧凡城守斥堠號令賞罰方略所布如宿帥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屢勦賊鋒躡躅遠竄詳具所著佐度制勝諸款中捷聞特擢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己巳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掾吏數人畢簡敝笥中袍服

圖書以外曾無長物屬官入訣者莫不嗟嘆公牧身惟謙抑對物
不揚才及決滯獄臨巨戎嘗俾人驚相遜謝向非古今機要素明
於衷胡爲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奚忝古名臣也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余傳

辛



此東時... 變應卒... 濟安流... 如此奚忝古名臣也哉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姪甫五月而坡亡旣生宗周家酷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端穎稍長卽志聖賢之學然體孱甚母憂念不置遂成疾以貧故忍而不治萬厯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旋里爲聖室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人請養祖父母遭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宗周抗疏言之帝不省時中朝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亦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崑宣必不可黨人大譁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詆帝不問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請告歸天啟元年起儀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闖豎乎進忠者卽魏忠賢也帝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等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禎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家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進李三才爲兵部尙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樸等諍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遷光祿丞尙寶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束甲者而陛下方稅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瘵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掊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掊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賊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詿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諂又安得賢者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動遭譴謫已耳陛下所學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憑一人之英斷而使諸大

夫國人不得哀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畱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籐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帝謂宗周語疎闊而嘉其忠蓋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帝不視朝章奏多畱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滿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桂不勝任而宦官與兵必悞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黨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宗周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註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卧薪嘗膽時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舛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旣歿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

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
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註誤重者杖死輕者
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
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
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
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
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貪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
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贖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
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
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卜
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搆
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强釀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懌以時方禱雨而宗周稱疾
指爲偃蹇激帝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
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
一新挫豪家尤力閹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
清伯蒼頭毆諸生宗周痛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人籠篋焚
之通衢賙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謝病歸都人爲罷市八年七
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釡及宗周名上詔所
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釡同入朝帝
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
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
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
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

人心當先寬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
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
自服帝舜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
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溫體仁迂其言命鈺輔政宗周他用旋
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
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
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
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心自此耳目參于近侍腹心寄于干城
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厥衛司譏察而告
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
習轉甚事事仰成獨斷而諂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
犯者日眾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五

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
愈貪吏愈橫賦愈逋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
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
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
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
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
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
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
一陳子壯而以過戇坐辜仗朝之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
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
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
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

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
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懦帥失
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
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由與民更始遣廷
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
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
待於觀兵哉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不稱令再擬每擬上帝
輒手其疏再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慮
且獎其清直宗周感激遂陳人心道心之辨勸帝執中以出政時
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聽體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
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宗周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嘉
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懼亟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宗周道學有餘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謂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真遂以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
城被兵遂畱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
煥一人小人競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
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疎文法日繁
欺罔日甚朝政日隳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
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以丁
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
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留蒙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
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
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
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
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

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許進陛下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當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遣通津臨德復有遣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真以封疆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岸然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徹吏也而以賊成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鄖久干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鑽刺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六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疏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

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起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責成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帝曰卿力行以付朕望乃列建道揆真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爲世大誥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潞以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採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眾曰今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眾皆許諾及入對御史楊若橋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援師逗留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畱宗周請先去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轍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但論才望不問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時吏部尙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尙書傅淑訓申救姜琛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陛下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鈇鎖詞臣黃道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周亦以鷲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言可任用之不可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膏粱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謝罪諸輔臣乞宥尙書林欲楫張國維徐石麟范景文侍郎馮元颺皆申救帝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議處五府勛臣亦出班求宥帝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宸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愎拗

偏迂竟斥爲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慟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鳴駿以鎮靜爲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閭外不思枕戈泣血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嘻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宗周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宗周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阨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不違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嚮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旣濫文臣隨之外臣旣濫中璫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旣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

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洵洵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闕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郤兵權於閩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塞上名王哭九廟厝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爲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闔定案前後詔書鶻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史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中外爲悚動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實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廕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炤以功賞不均發憤冢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翩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將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攘之畧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驕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譴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鶩則亦恃士英卵翼也劉貴諸將各有舊汛地而置若弈棋洵洵爲連雞之勢至分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勳臣爲政樞貳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

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辨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卽不還中樞亦當自淮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冊爲弘光第一美政王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鎮遂劾宗周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潞王其兵已伏丹陽當急備澤清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傑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遣刺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駿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鬪士英以統鎮言爲信亦震恐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之澤清劾疏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爲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禮陰撓恢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爲門戶主盟倡義親征圖晁錯之自爲居守司馬懿之閉城拒君陛下旣不爲諸奸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黃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歲迎立時又力戴疎藩詆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歃血訂盟馳書約史可法翊戴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姜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膽大行僞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密通死黨宗周先剪除內外翊戴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郡耳乞逮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

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卽渡江赴闕面討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出遣人錄示傑傑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徧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卽言疏實已草而良佐等知狀可法駁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旣入都士英不使人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爲言不省宗周甫視事卽引董仲舒言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謫宗周復力言其冤等爭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猷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豎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駢闐矣讒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夫昌言路扼官常亂矣所謂狃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傷臣紀自陛下卽位中外臣工不曰從龍則曰佐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動有藐視朝廷之心彼此雄長卽爲犯上無等之習禮樂征伐漸不自天子出所爲褻主恩而傷臣紀也一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釀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末造可鑒也今更爲一元惡稱寃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揆厥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坐他人以黨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也一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先帝頗尙刑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如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

科罪名未科罪名先追贓罰假令有禹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媚
權相又孰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噴有煩言雖衛臣有不
敢問者則厥衛之設何爲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爲急刑名
而忘教化也一曰固邦本毋以外釁釁內憂前者淮揚告變未幾
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額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
屠毒又日煩朝廷講和今日遣一使明日遣一使何爲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
裁抑惟加派橫征蓄一二蒼鷹乳虎之有司以天下徇之已矣所
謂積外釁而釀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
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
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尚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尙曰可以死可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傳

三

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尙何待乎若曰
身不在位不當與城爲存亡獨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此江萬里所
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
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
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於家北面嚴事者爲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懍懍法度他子弟窺影匿避彥熙獨山嶽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熙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爲心曰方才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尙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爲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彥熙躍躍喜曰久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修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稿而不生又何言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秦墓誌銘

三

修彥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彥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艾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其必均事必身先之誠心闇修於家庭至和溢發於脣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樸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飢粥餒者絜凍者榘殍者以爲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爲善如水之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爲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蓋其性然也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彥熙歿記其大及所
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
翔卽其窮耶載詠載傷借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
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
洋大蓋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承完者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秦墓誌銘

美



太蓋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承完者常
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彥熙歿記其大及所
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翔
翔卽其窮耶載詠載傷借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
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
洋洋大蓋爲宇大塊爲牀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承完者常

丙申仲春泰釋菜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僉集迎主入道南祠者
三一爲仁寰宿先生一爲勸庵華先生一爲幾亭陳先生三先生
皆與先忠憲交契而仁寰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
有六年砥礪相資者三十餘年璫禍起先生從松陽挂冠隱居著
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爲端人爲邃學爲循吏爲吳
中耆舊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夢鯉字龍吉別號仁
寰少年爲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彙有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涇陽薛玄臺先生輩俱以
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祿令松陽問民疾苦先郵勾
軍因上兩臺請弭三大患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浙中嘖嘖誦
神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徵先生會織造監李實附魏忠賢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宿傳

三

疏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爲松陽劣生所陷乃有厲鬼
奪其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與
先忠憲及啟新錢先生觀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源者益朝夕覃
思博綜約歸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課兒說苑詩經春秋輯注五經
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抄記不輟食以飴口怠以爲枕者也
八十除夕夢端文先忠憲共晰不睹聞義殉有黃冠告以九九當
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真有關於斯道也已

姜志禮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衢州推官入爲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囚多瘐死疏言犴狴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祲而轉死溝壑及爲礦稅所羅織貂璫所攫噬含冤畢命者又復何限乞亟爲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魁柄賊虐烝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爲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右參政分守登萊福王封國河南詔賜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及旣之國遣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禮抗疏曰臣所轄二郡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連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尙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姜傳

三

疇非毛裏之親予之則將無地可給況國祚靈長久且未艾嗣是天家子姓各援今日故事以請臣恐方內土田不足供諸藩分裂也帝大怒貶三秩爲廣西僉事久之遷江西參議天啟三年由浙江副使入爲尙寶少卿等進卿河南進玉璽魏忠賢欲志禮疏獻之志禮不可忠賢怒令私人劾其衰老遂乞休詔加太常少卿致仕已而削奪崇禎初復官志禮性澹樸所居多政績亦以行誼稱於鄉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交湖廣江夏人平時寡交遊惟與同里郭宗伯文毅諸公同學齊名文毅貴顯立節于朝先生隱居明道于野雖家貧日甚仍夷然自如嘗遇歲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一母雞豆二升易三日糧度歲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尙幼風度端整屹如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飢課子迄長君貴卽大書廳事云當年雞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風矩雅素爲鄉黨模楷比于郭有道邵安樂年二十七患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曷由全歸一日見先忠憲公依庸堂取道不遠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入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視學楚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賀傳

五

傳諭新生謁文廟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一本以遵古乞言禮歸里後又重鐫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所以廣先生之教也著有思聰錄一卷首條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次條云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矣又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個真節婦做樣子便不難了又云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其學其守竝可見矣嘗與山右河汾人辛復元爲性命友手書論學交最善別著三世事小錄及女箴二十四則皆有神名教有關世道之言爲四方人士所傳誦學者稱亭陽先生

汪康謠字淡衷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紫陽爲宗弱冠舉於鄉萬歷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姦剪暴不避權貴音戶部郎監草場毖防有功司庾臨清值白蓮煽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紫陽舊治也一考故憲申之爲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擬著爲令皆實心實政數讞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羨數萬亦纖毫無染舉卓異第一推漳南參藩適魏崔肆焰崔爲同門友嘗授意招致澹衷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崔銜之大中丞周起元坐賊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洵洵泣訴澹衷泣謝之乃閣其事不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推陞疏上遂矯旨削奪聞命逆行窘甚至鬻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汪傳

四

藏墨以佐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夫子崇禎改元擢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集亭障嚴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馘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弁有驍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寇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尙書原本朱子之意而爲之註借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借與會宗黨賴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故見地靜定遇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傳刪補菴漪園集閩讞漫紀行於世學者稱鶴嶼先生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編
役最均催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鍰以蘇民困
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
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黌宮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
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與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
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憲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越南星
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
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
切劘惟茲內計之典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
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
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察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李傳

望

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蒙其責不報其切直如此厯遷通政司左參議卒學者稱元冲先
生後崔魏以其疏救南星斥爲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公諱孔教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厯年間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徵入爲御史適趙考功儕鶴論時事忤當路有容諷公糾之公不應史奉常玉池應召而北公時爲督學約玉池偕許京兆少薇啟諸執政請行東宮三禮久之執政議欲先大婚而後冊立公又與王諄部澹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率捐俸佐大工有所知謂公行當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薄待吾君以好貨則捐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艱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巡撫江南適顧端文公與先忠憲公興復東林書院公偕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講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爲石交每事咨詢疏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請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周傳

聖

停織造止派諸疏戊申救荒請蠲請賑諸疏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僅僅指陳是非條畫利害間已也後晉秩總河三吳諸父老日夜北走叫閭闔乞直指鄧公特疏以請上不允特加慰勉曰大得民心久著勞績促赴河任公遂行先忠憲公乃同顧端文公輩扁舟卮酒以送之後逆璫斥爲黨人削奪崇禎初乃復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猶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猶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其後閩人曾櫻知常州府事復興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宰櫻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歐陽傳

星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歐陽傳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賑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禎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猶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猶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為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其後閩人曾櫻知常州府事復興東林無錫人合祀東鳳宰櫻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厯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擾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楊鐫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士韓爌遽擬旨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晚節不振盡喪典型語并侵爌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恚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爌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温皋謨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事力請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魏傳

一

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傾害東宮罪持議峻切大爲邪黨所仄目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爲難營求巡撫大中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恤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弟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疾之一切裁以典制四年遷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則鍵其戶寂無一人有外吏以苞苴至舉發之自是無敢及大中門者吏部尙書趙南星知其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而是時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輩次骨東林中又各以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恆恤典山東人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怒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也性尤忤喉其同官傅櫬假汪文言發難文言者歛人初爲縣吏習巧任術負俠氣于玉立遣入京

刺事輸貲爲監生用計破齊楚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光熙之際外庭倚劉一燦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劾文言褫其監生旣出都復逮下吏得末減益游公卿間與馬嘗填盜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用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漣左光斗與往來頗有迹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儒定計囑櫪劾文言并劾大中貌陋心險色取行違與光斗等交通文言肆爲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無足惜不可使縉紳禍由此起僑領之獄詞無所連文言廷杖褫職牽及者獲免大中乃遵旨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魏傳

二

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忽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新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者舉朝駭愕櫪亦言中旨不宜妄出大中乃復視事未幾楊漣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側之奸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悟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燦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斃三戚畹家人以樹威於三宮深結保姆客氏伺陛下起居廣布傳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通朝中聲息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漣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種種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恐忠賢所得溫旨卽出忠賢手而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貴爲天子致三宮列嬪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宮禁嚴密外庭安知故乘有言欲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他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將孤立夫陛下一身大小臣工所擁衛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悉忠賢客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一切讓尙未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爲奸大中每欲糾之會孟冬時享廣微偃蹇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愠益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嫉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尙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鼂錢士晉夏之令王之采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魏傳

三

正賓輩無所不牽引而以漣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章爲受楊鑄熊廷弼賄大中坐三千矯旨俱逮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送者數千人比入鎮撫司顯純酷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卒受指與漣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死屍潰敗至不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槪九疇夢環並麗逆案大中贈太常卿諡忠節

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迨吏部推謝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嫉所親陳九疇劾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秩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尙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梁夢環復劾文言再下詔獄鎮撫許顯純自削牘以上南星漣光斗大中及李若星毛士龍袁化中繆昌期鄒維璉鄧漢盧化鼂錢士晉夏之令王之采徐良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東林書院志

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爲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漣借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趣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卽問左右不敢傳漣曰昔文潞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毋有他志速下中書行法公誠日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此何時尙問故事耶越二日從哲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尙躊躇宮門外漣光斗遣人語東宮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越四日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四

不豫都人喧言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劑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結貴妃爲選侍請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帝外家王郭二戚婉徧謁朝士泣懇宮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李交甚固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趣禮部封貴妃爲皇太后漣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宮貴妃卽移慈寧漣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流言謂陛下興居無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旣損聖躬又虧聖德罪不容死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適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木生太后何請亟寢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漣且宣錦衣官校眾謂漣疏忤旨必廷杖囑從哲爲解從哲勸漣引罪

漣抗聲曰死卽死耳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漣語外廷毋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漣漣以小臣預顧
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帝崩廷臣趨入諸大臣周嘉
謨張問達李汝華等慮皇長子無嫡母生母勢孤子甚欲共託之
李選侍漣曰天子寧可託婦人且選侍昨於先帝召對羣臣時強
上入復推之出是豈可託幼主者請亟見儲皇卽呼萬歲擁出乾
清暫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至漣趣諸大臣
共趨乾清宮閹人持挺不容入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
駕若曹不聽人欲何爲閹人卻乃入臨羣臣呼萬歲請於初六日
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驚呼駕甫至中官內豎從寢閣出
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畏人有攬衣欲奪還者漣格而訶之曰
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五

畢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燝奏曰殿下暫居此
俟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語紛紜未定有
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卽日午時者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適庶之
嫌父死之謂何含斂未畢袞冕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
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卽朝委裘何害議定出
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漣悞大事唾其面
曰事脫不濟汝死肉足食乎漣爲竦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
房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移
宮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計必欲皇長子同居惡光斗
疏中武氏語議召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漣遇內豎於麟趾門
內豎備言狀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爲太子今則爲皇帝選侍安
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卽不奈選侍何若曹置身何地怒目視

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相告曰選侍欲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漣曰無之出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公疏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移宮期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外漣語從哲趨之從哲曰遲亦無害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猶可明日爲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卽兩宮聖母如在夫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侍亦顧命中人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子何嘗先顧其嬖媵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移死不去一燬嘉謨助之詞色俱厲聲徹御前皇長子使使宣諭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圖專擅之實宮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宮居仁壽殿明日庚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六

熹宗卽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漣與一燎嘉謨定官府危疑言官惟光斗助之餘悉聽漣指漣鬚髮盡白帝亦數稱忠臣未幾遷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詆熊廷弼漣疏論其事獨持平旋劾兵部尙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移宮也漣卽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天子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讎旣而外廷惑流言謂選侍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匡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勸主上以違忤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日親諭諸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歆厥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于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宮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殿聖母及要

挾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語又言今奉養李氏於噉鸞宮
尊敬不敢怠大學士從哲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選侍過惡而自
白贍養優厚俾廷臣知未幾噉鸞宮災帝諭內閣言選侍暨皇八
妹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詆諆乃復
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驅逐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誰憐孀寡
之未亡人雉經莫訴先帝一妾一女遽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霑
衣朝瑞與辨駁者再漣恐繼春說遂滋亦上敬述移宮始末疏且
言選侍自裁皇八妹入井蜚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忤
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獨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漣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漣詆漣結王安圖封拜漣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卽出城候
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七

帝諸諭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漣繼春先後去移宮
論始息天啟二年起漣禮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僉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憚
眾正盈朝不敢大肆漣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輩激揚諷議
務植善類抑儉邪忠賢及其黨銜次骨遂與汪文言獄將羅織諸
人事雖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漣遂抗疏力攻忠賢列其
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灑掃
違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敢列其罪狀爲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淨身黃
入內地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繼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制以擬旨專責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徑自內批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傑論去急於薨己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
天實有隱憾孫慎行鄒元標以公義發憤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
護選侍之沈灌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讎忠義大罪三王
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
修如鶴忠賢搆黨斥逐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於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陪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掉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等抗論稍忤立行貶黜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然
猶曰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八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
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姪傳封中外方
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驕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
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官有慶已經成男乃忽焉告殞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
帝青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擁
衛防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
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况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
褻近又於河間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于雲插漢又不止
瑩地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
室口皆孔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

孔及其甥傅應星等濫襲恩蔭襲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
威詭家人駢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宮若非閣臣力持言
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章士魁坐爭
煤窰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
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
忠賢乃幽置檻阱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
士樸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僑不肯殺人媚人忠賢以不善鍛鍊
遂致削籍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
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蒞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省交
章又再襲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
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讎行傾陷爲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九

縱野子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教輩投匭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興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
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
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藪匿奸宄
安知無大盜刺客爲敵國窺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以爲大
駕出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儼然乘輿矣其
間入幕効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
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自伏罪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
防介介不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

養虎兇於肘腋間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畏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
敢奏聞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彌縫甚致無恥之徒
攀附枝葉依托門牆更相表裏迭爲呼應積威所劫致掖廷之中
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
卽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馳請待其旣旋詔旨
始下天顏咫尺忽漫至此陛下之威靈尙尊於忠賢否耶陛下春
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於庸小醜令中外大
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敕刑部嚴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懼
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徵調旨切責漣先是
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十

忠賢乃得爲計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誦知遏帝不御朝者
三日及帝出羣閹數百人裹甲夾陛立敕左班官不得奏事漣乃
止自是忠賢日謀殺漣至十月吏部尙書趙南星旣逐廷推代者
漣注籍不與忠賢矯旨責漣大不敬無人臣禮偕吏部侍郎陳于
廷僉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憾不已再興汪文言獄將羅織
殺漣五年其黨大理丞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
逮文言下詔獄鞫之許顯純嚴鞫文言使引漣納熊廷弼賄文言
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漣別字也
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贓二萬遂逮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
歷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漣生還比下詔獄顯純酷法拷訊體無
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漣素貧產入官不及千
金母妻止宿譙樓二子至乞食以養徵贓令急鄉人競出貲助之

下至賣菜傭亦爲輪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諡忠烈官其一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楊傳

七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捕治稅監高案爪牙不少貸案激民變切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銜順昌擢吏部稽勳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僥倖清操矚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讎巡撫周起元忤魏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中被逮道吳門順昌出餞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趣行順昌瞋目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戟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義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夏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婚且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周傳

十一

以贓賄忠賢卽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憾數譖於織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囑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德於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怒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厲聲罵曰東廠逮人鼠輩敢爾大呼囚安在手擲銀鐺於地聲琅然衆憤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蠡擄上勢如山崩旂尉東西竄衆縱橫毆擊斃一人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愼知縣陳文瑞素得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變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賢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得倡亂者顏佩韋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
然自是緹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曠許顯純銀
鍊坐贓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顯純椎落其齒自
起問曰復能罵魏上公否順昌嚙血唾其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
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卽位文煥伏誅實下
吏一鷺吉坐建忠賢祠純如坐頌璫並麗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
一子給事中瞿式耜訟諸臣冤稱順昌及楊漣魏大中清忠尤著
詔諡忠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周傳



一子錄事忠賢左味爲清... 順昌又... 大... 忠... 賢... 顯... 純... 魏... 上... 公... 否... 順... 昌... 嚙... 血... 唾... 其... 面... 罵... 益... 厲... 遂... 于... 夜... 中... 潛... 斃... 之... 時... 六... 年... 六... 月... 十... 有... 七... 日... 也... 明... 年... 莊... 烈... 帝... 卽... 位... 文... 煥... 伏... 誅... 實... 下... 吏... 一... 鷺... 吉... 坐... 建... 忠... 賢... 祠... 純... 如... 坐... 頌... 璫... 並... 麗... 逆... 案... 順... 昌... 贈... 太... 常... 卿... 官... 一... 子... 給... 事... 中... 瞿... 式... 耜... 訟... 諸... 臣... 冤... 稱... 順... 昌... 及... 楊... 漣... 魏... 大... 中... 清... 忠... 尤... 著... 詔... 諡... 忠... 介

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忌之揚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庭元倡言風癩劉光復和之疏詆發奸者謂不當詫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憤語朝士曰奸徒狙擊青宮此何等事乃以風癩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四字沒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詆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顯攻昌期卽移疾去旣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啟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葉向高入小人間一燝于向高謂欲沮其來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燝及周嘉謨忠賢遽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繆傳

七

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怫然曰上所傳何敢不奉昌期曰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默然昌期因備言一燝質直無他腸向高意稍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人故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尋遷左贊善進諭德楊漣劾忠賢疏上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鳥飛入宮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者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昌期徐起去語聞於漣漣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忠賢大慍向高懼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繆昌期迫我也會有言漣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

韓曠秉政忠賢逐趙南星高攀龍魏大中及漣光斗曠皆具揭懇
留忠賢及其黨調昌期實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
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留具疏乞假遂落職
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削職提問忠賢憾不置明年二
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緹騎逮問踰月復入
之李實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坐贓三千五毒
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詹事兼侍讀學
士錄其一子詔并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
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
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繆傳

五

陳于庭字孟謬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憲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卽論救給事中汪若霖詆大學士朱賡甚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職方郎中申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爲宰相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賡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峻素干清議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視饒河東劾稅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欲親督湖口稅于庭劾其背旨虐民准府庶子常洪作奸論寘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極言崔文昇李可灼當斬尙書王紀被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尙書趙南星旣逐于庭署事大學士魏廣微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庭總憲于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六

庭不可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卽張可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庭請先考於南報可名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列土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囚訪奸豪弭寇盜凡事請於回道日核實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馮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縉坐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浙巡鹽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擅撻指揮非故事事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武臣旨下參覈于庭等言軍官起世胄率不循法度概列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不自二臣始且巡按代天將命而戒飭幾於武弁何以抑

驕悍帝以指揮秩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聞典制實
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
倫責令再核于庭等終右御史所援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卻
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庭端亮有守唐延儒當
國于庭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譴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王家禎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啟五年歷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歹成擾西鄙二十餘年自家禎受任三犯三卻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擢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攝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遼東兵鼓譟巡撫畢自肅自縊死帝大怒削家禎籍尋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禎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卽命兼之中州賊爲象昇必謙所蹙勢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良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蔓南陽家禎督將士會勦賊不敢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禎高卧汴梁置全楚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戰牌樓閣亦不能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王傳

六

大創其冬家丁鼓譟燒開封西門家禎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賞發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其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旣而復叛大爲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良玉及牟文綬等連破之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爲參將陳永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畧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劉都震驚良玉旣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禎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斗亦上疏請更總理家禎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禎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良玉赴援家禎以中原方急守便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戰歿家禎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閒住十七年李自

成陷京師遣兵據長垣設僞官家禎謀舉兵誅之未發爲賊所覺
與子元爝並自經死

宋書院志

卷之十

王傳



蔡懋德字維立崑山人幼受書卽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殺長興知縣而是時調浙兵援遼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懋德籌畫事乃定天啟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柄國欲用爲吏部懋德不與通秉謙怒部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尙書崔景榮請仍用懋德等爲言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祠尙書率諸司謁賀獨懋德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元由主客郎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領守仁拔本塞源論於諸生自著管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參政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眾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勦之懋德曰此計可擒也悉召瀕河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蔡傳

三

當事以懋德爲知兵尋遭內艱去服除起井陘兵備久旱懋德禱卽兩他邑爭迎以禱又輒雨甫三月以遼東巡撫方一藻薦調官寧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懋德諷之大壽爲申約束中官高起潛倨甚懋德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敘賚會災異求言懋德上省過治平三疏規切君相一時咸笑爲迂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懋德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南道濟南新殘破大吏多缺人懋德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反側恤凋瘵諸廢畢興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穀貴吏日急催科而賊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懋德亟檄州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鑄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饌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冕等爲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懋德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嚴卽統兵入衛詔扼守龍泉固關二關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境懋德亟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潼關陝西盡陷自蒲州北抵保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恃黃河爲限窮冬冰合賊騎得長驅懋德連章告急請禁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拒中朝亦以山西爲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過吉鎮寧武僅得自顧宣大總督王繼謨奉命防河亦不至懋德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寇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屢挫之大慶鳳陵吉鄉諸渡十二月岢嵐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起懋德還懋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郡以十八日去平陽越三日賊卽渡河副使李士焜知府張嶙然等棄城先遁俄復還越三日李自成至嶙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懋德不待冰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郭景昌代之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蔡傳

主

德先遣兵禦賊而屬城盡陷反拒官軍懋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懋德哭衆皆哭聲震原野罷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懋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卽至吾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懋德賢遣使招諭曰撫軍若降吾且大用懋德憤立火其檄斬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日賊悉衆薄城遣部將牛勇朱孔訓王永魁出戰俱敗歿明日自成具鹵簿督衆力攻城上發礮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晦大風拔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懋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懋德調陽和兵三千協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部將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通懋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盛謀將調雄守大南門未幾雄絕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器火藥

我下卽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懋德北向再拜出遺表付友人拔刀自剄爲磨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懋德上馬時盛持矛突殺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擁公出西門懋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擁懋德上馬至水西門懋德叱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盛時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斫門入語懋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祠懋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卽取弓絃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斬之下階連呼萬歲曰臣失守封疆死有餘罪自成以爲呼己也曳還問曰旣呼萬歲何不受官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文炳被執誘以官不從抗罵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于兆夢甫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蔡傳

三

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贖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有藺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旣墮復躍起丈餘賊皆僻易拱辰被執賊適得新刀拱辰睨視之問何睨曰欲得此所頭耳賊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福王時議懋德不守河爲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餘賜卹有差

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貶三秩調他曹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于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亡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三

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圍而謂凌城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愷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來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

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籐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卽緩急安得半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駑馬以利祿豢士則所參者必嗜利之臣以篋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駑駘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十四

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纓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欲振作人才當敦尙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懌責以挾私逞臆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鍤覈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

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
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
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
深計不如魏呈澗犯顏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
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圍土壘
係之臣樸心純行不如李汝瓌傅朝佑文章意氣坎壈磊落不如
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駭異責以倒置是非令陳
狀道周回奏語復多覆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
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
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
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
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飈詆至發忤至發兩疏辨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五

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詢用人之法道周請
培養人才且言勦賊當審形勢說甚具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
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
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
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
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
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
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楊嗣昌等五人
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之上其
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
仲竟比之猥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其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
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搥心飲

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藁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溢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數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祓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鄭脫罪下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庚

部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談綱常爲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旣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况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聞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尙有不如鄭鄭疏臣始歎息絕望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帝方爲嗣昌解道周卽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佯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爲奪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恥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爲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爾言不如鄭鄭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帝曰章子不得於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七

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眾惡必察帝曰爾言陳新甲走邪徑託捷足且其中言軟美容悅叩首折腰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言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盡凶人盡不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旣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駭問久之道周曰今日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昔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止因言僞而辨行僻而堅故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心術不正故聖人誅之臣心正所行事皆正無一毫私帝曰向

以爾偏稍示裁抑後聞爾有操守旋復官不圖恣肆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講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面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持者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爲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面諭念卿申救令俟處分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向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三

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爲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爲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閱大學士魏照乘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究黨與欲寘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讞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烟瘴

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掠治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
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
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
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夫陛下所疑者黨耳黨有
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
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
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謫戍廣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
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
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止因善讀書
人多惜之帝不答蔣德璟曰道周蒙戍極感聖恩但家貧子幼實
爲可憫黃景昉陳演吳姓復相繼言帝頗霽明日傳旨復故官
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五

朝尋以病歸福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遣人
諷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道周不得已乃
趨朝至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尙書協理詹
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麒輩皆去國道周
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瀕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
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鍵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王監
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敬備
至時召何吾騶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
侯爵欲位其上道周與爭眾議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
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然是時
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悞觀望不敢出道周憤
自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啟行僅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忠

義士得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
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戰敗被獲一軍盡覆執至江寧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
卷聞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
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部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
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
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故學者稱為石齋先生精天
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
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
十二始信其能知來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傳

十三故計其類職來
而後用因卦編句補遺又有人稱其小抵自詩錄後西苑學大
文獻皇極諸書而善易象
中效學音釋為
廣長坐靜天
以同學貫古今詩文地對道王學香葉清益不發憤氣離山并
故河夜矣望際書於之落王士丑時主專故士誠發四人發承
大解其類如如類一
盡其詳至形率幽公限定發容答信文獲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舉於鄉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庭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其年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駕行豸繡橫玉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三

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深居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下旣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庭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宏遠規模豈若輩所能解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共偷安無事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竟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愁遺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逐名賢有似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尙書王紀削籍策蹇出都人爲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於蟒玉今諸臣被道學名以去其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爲榮豈平世所宜有疏

入忠賢屏不卽奏俟帝內宴爲偶人戲畢因進震孟疏曰所言傀儡卽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領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鄞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尤力不納震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豸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以震孟及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鄞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斥爲民崇禎改元召爲侍讀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都城戒嚴大臣多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震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倉猝謀翻欽定刑書深籌密算無非續崔魏游魂方今摧抑之餘士氣已盡何忍復興黨議空人國而後已帝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三

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辨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樸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今再陳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卽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訥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冢宰不去此案必翻故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卽繼之非合謀而何永光窘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遂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

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帝卽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眞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歸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啟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艱疏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魏忠賢盜國柄御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觀無錫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三畏劾時炳謨已假歸卒於家矣崇禎初贈禮部尙書諡文安其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至吏部侍郎卒諡文恪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八年三月賊犯皇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三

極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羣那伺隙沿至於今魍魎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欺猜愈深朝廷之間克削日甚縉紳蹙靡騁士子嗟束濕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之赤子笞之梏之寃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污殺掠慘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悞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

道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濬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帝意受眷知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旨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璐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源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安從子官中書者屬震孟鄉人述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旣入直體仁疾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十

亦入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温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謂然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尙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殊干法紀當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侵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升以陞劾故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勘或令回奏臣以冢臣所糾復誰勘遂擬削籍震孟拂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悖理滅法語臣不知其

何心數日以來聚謀援草欲爲譽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
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
吾騶落震孟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卽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
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
至發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其在閣
止兩月爾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
歲會甥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
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尙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諡文肅二
子秉乘俱有學行乘遭國變死於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文傳

金狷菴先生傳

明史稿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進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中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恥爲屈抗疏言建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懼交結之條隳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旣成彝憲檄諸曹謁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疏曰彝憲監視錢穀未嘗有堂屬相臨之體今乃違陛下勅諭乖祖宗典制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廼簡之臣子令罄折偃僕強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結彼日驕此日諂干憲典壞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玷生殺予奪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金傳

美

聽至尊決不敢匍匐彝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責以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臥垂其面彝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彝憲乃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邃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未之有得何宗旨爲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帝已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章妾王弟銮並同日死福王時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濂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幼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座主周廷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務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勞苦遣詞臣分諭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卻餽遺還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延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暱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寇警日聞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爲本闖獻二賊除獻易除闖難獻專刑戮人所畏闖佯不殺人所附也今欲收人心在勅督撫鎮將嚴束伍部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帝稱善爲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畫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爲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筯起問帝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馬傳

三

安在或言已出城明日知帝崩東宮二王被執曰吾得死所矣其僕曰如太夫人何世奇曰正恐辱太夫人耳作書別母肅衣冠捧所署司經局印望闕拜曰臣不能報國一死謝陛下將自經二妾朱李盛飾前世奇誦曰若以我死將辭我耶對曰主人盡節我二人拜辭從死耳世奇曰有是哉二妾拜訖並先縊死世奇乃自縊福王時贈禮部右侍郎諡文忠

本朝賜諡文肅世奇砥礪名行居館閣最有聲好推引後進不妄取與居父憂時蘇州推官倪長圩其門人也以贖鍰三千金助喪辭曰蘇大饑畱此賑民可也長圩以三百金犒從者立送所司爲鄉邑修學費其疏財樂義如此

吳鍾巒字巒穉一字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釋氏壇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眾每課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碩若孫文介張清惠繆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偕兄應灵北面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觸璫被逮親戚交游俱避匿不敢送緹騎自江陰過郡城巒穉乃出逆于道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姻然後去比忠毅就獄慘死輟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端友集以表之其後巒穉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巒穉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繇光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吳傳

五

學博連舉進士選爲長興令方赴任在途述孫文介困思抄爲守身法以自省在長興靖盜安民暇則與諸生講德考業浙士爭師事之獨念旱潦相仍地方憔悴催餉不中額丙子分考浙闈得士錢肅樂等己卯中使崔璘以巡察鹽糧出其見郡縣體與撫按同巒穉矢志不肯屈膝爲時人所忌遂中蜚語罷歸庚辰家居讀易朝夕不輟時四郊多壘士爭談經濟巒穉曰不明於死生必不能忠義不知忠義必無經濟作勸學說與同志砥礪焉荆溪再相自以有故舊招之出補官巒穉笑不應辛巳詔蠲逋賦滌除外任錢糧參罰各官補紹興府照磨居一年量移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變痛絕復蘇曰馬素脩必能死節已而果然是年冬擢禮部主客司主事以清獄未行乙酉七月抵南雄聞南都復潰畱不進自是轉徙閩浙兩粵間辛卯八月自普陀渡海入昌國衛城至九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廡樓下年七十五巒穉嘗作十願齋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乞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其示閑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官御史建文遜位棄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巒穉歸骨從葬墓側論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吳傳

三

陳龍正字惕龍嘉善人父于玉福建按察使龍正游高攀龍門崇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寃濫十一年五月熒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龍正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畧曰回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滅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纍纍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輕之愆蓋陰指東廠事也越數日果諭提學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闡揆職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帝令改擬他輔遂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陳傳

早

擬嚴旨帝畱中不下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顥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趙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太平可立致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皆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電兩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晝浹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賢且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菽粟爲本金銀爲末灼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專意墾荒申明累朝承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

南山東菽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菽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帝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文潔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一

陳傳

里

文潔

田爲國養員代進不效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文潔
十平五具空數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
疏帝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
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言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
爲陵競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詆之十
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福王立於南京
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
文潔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啟直四川參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啟二年殿試對策極陳奄寺之害主者不敢進呈寘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講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主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崇禎改元起營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閔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羣工鞅掌於下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勵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華傳

望

舞文擊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騁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使和恆之世競尙刑名清明之躬寢成叢脞以聖主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鬪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窺闕微旨爲盡心指摘細瑕爲快意大僚驚魂於回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較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簿牒之煩吏治民生盡成鉤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人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齟議論滋擾遂使侷勑侷撫等于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碁以興邦啟聖之歲時爲卽龔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聽一天下者法令也喪師悞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錫異辟流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逮甚至一事偶悞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猶

者不以捍網爲懼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人人相戒喑默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滑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槩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鮮與抗衡羣事阿諂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甚貪競成風羞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體仁與冢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己之軀除閣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華傳

星

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剗遂作爰書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怒諸臣之擅擅莫專於此矣厭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尙德緩刑用賢去佞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悞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錮清時使臣言得行卽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囑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尙書沈濱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錦衣世蔭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曰體仁生

平矜臂塗顏廉隅掃地陛下排眾議用之意其悖直寡諧或可倚仗豈知一厠揆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收盡天下之私人戕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盟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握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尙綜覈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抉摘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抉摘乎洪學之言每遇缺員必于請不至者方登啟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自拔鄧英論沈演而謫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羅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彰明較著者乎帝亦悟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華傳

七

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赴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落官十餘日見劉宗周高弘圖徐石麟等悉去位卽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噉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薙髮與從孫尙濂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龔佩潛先生傳

陳鼎

龔廷祥字伯興號佩潛無錫人家貧歲獲館穀以奉二親父歿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游馬世奇門甚敬其為人曰吾所賞者不獨以文也崇禎癸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變聞劉公及馬公俱殉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爲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翱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爲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禮部銀牌未給未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而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責且家有老母未可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龔傳

巽

死也廷祥曰有諸孫在爰手書寄其子曰此時惟捐軀以見志而已但思一見母而不得肝腸寸裂血淚滿襟汝等須善事之緘付家人越日乃具衣冠別文廟大呼劉公馬先生曰吾今得從遊於地下矣遂登武定橋投秦淮河而逝時乙酉五月某日也

